

不灭的历史 (丛书)

革命的黎明

朝鲜·平壤

1979

I
JW.05
405634
923

不灭的历史(丛书)

革命的黎明

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

四·一五文学创作团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9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指导共青团会议

目 录

第一章	星	(1)
第二章	播 种	(47)
第三章	江南公园的风雪	(79)
第四章	浪 涌 (一)	(116)
第五章	浪 涌 (二)	(146)
第六章	阳光四射	(174)
第七章	码头上	(211)
第八章	幸 福	(230)
第九章	国际歌	(259)
第十章	秋	(294)

第十一章	松涛国的龙床	(324)
第十二章	严酷的时代	(353)
第十三章	人们哟，你们要满怀 希望啊！	(383)
第十四章	校园里的风雨	(409)
第十五章	拥向广场	(443)
第十六章	火红的青春	(479)
第十七章	颂 歌	(511)

第 一 章

星

整个宇宙一片黑暗。天空象泼了一层墨汁，漆黑阴沉，不见一点星光。时而刮过一阵风雪，“呜——呜——”的风声，犹如激怒了猛兽在咆哮。好象一切都完结了，天地间只充塞着黑暗、寒冷和风雪，此外什么都没有。多么渴望看到光明，得到温暖啊，然而任何地方都没有光明。

这是吉林。黑漆漆的街道上，萤火般的路灯东一盞西一盞地吊在那里发抖。那象一大堆冷灰里就要熄灭的最后一颗火星似的灯光，并没有给黑暗带来一点光明，反而给这令人窒息的夜加重了不安的阴影和黑暗。狂暴的风雪似乎嫉妒这微弱的光亮，一阵阵猛烈地扑打着光滑的灯罩，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

就在这时候，从市区一隅的一个会馆里传出了仿佛是在抗拒黑暗的哽咽的呼声：

“现在，朝鲜是黑魆魆的夜，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在这不知何时才能盼到黎明的黑暗中，整个民族都在伸手摸索着寻找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给他们指出一条道路，指出一条道路……”

学生们争相跳上讲台，敲打着桌子呼喊。有的大讲独立运动的历史，叫喊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摸索出一条出路；有的则大声疾呼，必须把旧的东西全部摧毁，开辟出一条新的前进的道路来。场内顿时响起了一阵喧哗，然而没等喧哗平静下来，讲台上又响起另一个激动的声音：所谓教训指的是什么教训，所谓新的前进的道路指的又是什么道路。

大家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并且都认为自己的对，既不让步，又不妥协。他们的那种气概那种神态，仿佛在问：有谁比我更担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向别人的主张屈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尽管他们这样夜夜脸红脖子粗，声嘶力竭地呼喊，但仍然得不出结论，一个个焦灼地寻找着的朝鲜应走的新的道路，却始终谁也没有发现。

如此喧腾的还不止这一个会馆。

靠近大街的胡同里的一家碾米厂里也挤满了学生。他们也都涨红着脸，围绕着朝鲜独立的问题争论不休，分成几派，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争吵着。

前进的道路在哪里，快给我们指出来！光明在哪里，快给我们光明！

这就是他们的呼喊，他们的挣扎。

不仅学生们是这样沸腾，那些浴血战斗过的独立军也是这样。

独立军的头领们挤在牛马行大街旁的白乐振家开会，在举行独立军的三个团体“正义府”、“新民府”和“参议府”合并会议之前，他们正在商讨怎样才能成功地实现合并，怎样才能挽救日趋衰退的朝鲜独立运动。

“正义府”的头领李甲武老人坐在上座，摇晃着垂在胸前的白胡须连连叹气，他越想越觉得朝鲜独立运动就象晚霞一样越来越淡薄了。卷发的、留了分头的白乐振，精力充沛地坐在李甲武老人旁边，费尽心机地想把会议开好。屋里烟雾蒙蒙，使人们沉闷

的心情更加沉重。

刚从柳河方面开来的独立军的一个中队，在德胜门前面的一家旅馆里卸下武装，一个个瘫软无力地坐了下来，唉声叹气地说，现在没有武装，没有军队，朝鲜的独立没有希望了。长了一脸黑胡须的高个子副中队长，讲了一通他在洪范图麾下作战的往事，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独立军的士兵都长长地叹息着。

往何处去呢？难道要在绝望和叹息中倒下去吗？难道朝鲜的命运终于到了灭亡的悬崖边上吗？现在，如果从这个悬崖上摔下去，不是就要滚到黑暗的无底深渊，连形体和灵魂全都消失了吗？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闷的黑夜。岁月在流逝，一天过去一天又来了，却总是没有太阳的黑夜、乌云笼罩的世纪，民众在其中彷徨，寻找着出路。只有一份渴望光明的殷切的心愿在这黑魇魇的长夜里，在这闷沉沉的黑暗中无形地蠕动着。

但是夜呀，你这个夜呀，怎么能成为末日呢！

此刻，城外的旷野上有一架马扒犁正扬雪飞驰，车夫嗖嗖地挥动着鞭子，风雪一会儿裹卷着马扒犁，一会儿呜呜地呼啸着掠空而过。旷野上的风雪，格外狂暴骇人。

“吉林还远吗？”

扒犁上的人简短地问了一句。

“啊，快到了。”

车夫的回答也很简短。在这狂暴的风雪和黑暗中，他还是叼着小烟袋抽烟，烟袋锅里的火星就象打火镰时迸出的火花朝后乱飞。扒犁时而腾空，时而落下，疾驰在坎坷不平的雪路上，轧倒了蒿草，扬起了濛濛的雪雾。风雪在头上呼啸，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什么东西崩裂的震耳的响声。

“这是什么声音？”

“是松花江冰崩的声音。”

车夫说着，又挥起鞭子。冰崩的巨响越来越近，终于出现了黑糊糊的城门的轮廓。越是靠近城门，钉了掌的马蹄踢蹬着雪被刮跑了的黑土路发出的声音也就越响。云遮雾罩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齐当中裂开了缝，云彩被挤向两边，撕裂了的云朵边上泛出一抹淡淡的红光。

云缝里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巨星，笼罩着黑暗的天地顿时明亮起来。星光一泻而出，洒在大路上和雪地上，洒在牢固地粘附着黑暗的城墙上，洒在蜷曲着喘息的房屋和街道上：星光洒满了宇宙。扒犁终于冲进了城门。

“请停一下，好吗？”

扒犁刚停下，一位身穿黑色学生服的青年人走了下来，他的围巾的一头被风吹得飘起，呼啦啦地响。青年人大步走上坡坎。他的脸就象承受了全部星光，顿时明朗、清晰起来，而且深沉地显出一种庄严的神色。

“啊，要在这里迎来黎明，在这里创造庄严的早晨！”这低沉的声音，这感慨万端的声音，是那样的严肃，就象是对漫漫的长夜和失去光明的世纪发出的宣言。

然而还没有人知道。空中迅速飞散的乌云、狂暴的风雪、城门和城墙，甚至整夜盼着光明、怀着殷切的祈愿忍受着熬煎的民众，也还不知道这一句话的巨大含意。

这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历史发出的一声低沉的音响。

这也是给黑暗的宇宙和混乱的世纪带来风暴和光明的预告。踏上了拯救祖国和民族的道路的革命的伟大太阳，正是他——金星同志，怀着雄心壮志，抱着新的决心，在这里印下第一个足迹。

二

朝阳一升起，被黑暗笼罩着的吉林市的街道就登时明亮起来，一阵风凉飕飕地从银白色的雪地上刮过。

迎来了金星同志的白乐振的家，屋里屋外十分热闹忙碌。客房里还来了几个独立军的头领。

李甲武老人和几天前来到吉林的“参议府”头领沈学老人来了，“正义府”干部郑敏秀、李必守和徐根河，还有从北满地区来的几个“新民府”的年轻干部也来了。

他们和金星同志对面坐着，都很高兴，就象见到了金亨稷先生一样。沈学老人和李甲武老人不时地用手绢擦着眼角。

白乐振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他站在廊台上向正在打水的女儿喊着，又是叫她扫院子，又是叫她给花盆浇水。

“见到你，更加怀念令尊啦。你已经长大了，金先生的遗恨也能消解了。金先生虽然去世了，可是留下了巨大的顶梁柱……”

李甲武老人声音颤抖地说着，擦了擦眼角，然后又望着金星同志炯炯有神的眼睛，接着说：

“家里都是怎么过的呀？你母亲很苦吧？”

“是很苦。”

“咳，真叫人难过。”

李甲武老人耸着肩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弟弟们也都好吗？”

这回是沈学老人问。

“都好。”

“唔，应该如此。只要你们三兄弟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还愁不能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吗？”

沈学老人看见金星同志气宇轩昂，心里非常满意，捋了捋胡须。

一直进进出出的白乐振，这时走进屋里，坐在沈学老人的旁边。

“听人说，你退出华成义塾，回家搞起社会运动来了，是真的吗？”

白乐振一面往象牙烟嘴上插着香烟，一面问金星同志。

“谈不上什么社会运动。”

金星同志谦虚地微笑着说。

“不，朴杨淑来这里说，你建立了组织，抚松一带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那是那位大嫂随便说说的，没什么。”

“我不知道你搞的什么运动，不管怎样，搞运动是好的。不过，你为什么要退出华成义塾呢？保送你入华成义塾的时候，我们对你是寄予很大期望的呀！”

“这个问题，以后慢慢谈吧。”

金星同志不愿多扯这个容易触动他们的怪脾气的话题，便委婉地避开了没有回答。

“你无论如何不能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辜负我们的期望，也就是继承你去世的父亲的遗志。你也看到了吧？朝鲜独立运动一直在衰退，这个即将翻倒的担子该由谁来挑呢？你们不挑起来，还有谁来挑？”

白乐振吐着烟说。他性情豪放，脸色一向是红润的。

“知道。”

金星同志郑重地回答。话虽短，可是他的声音、举止，都那么稳重，那么有魄力，看不出是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李

甲武老人从他非凡的举止中，看到已故的金亨稷先生的风貌，满意地点点头。

白乐振家的厨房和连灶炕也很热闹。连灶炕上，凤淑的母亲——她的丈夫李奉真是被日本警察逮捕，在狱中牺牲了的独立军干部——也在座，她和康盘石母亲就象妯娌一样，听说金星同志来了，马上就跑了来。

凤淑的母亲抱着金星同志，想起死在狱中的丈夫，想起金亨稷先生，哽哽咽咽地哭了好半天。她现在还没有镇定下来，抽抽噎噎地对白顺基的母亲说：

“见到他，就更想念抚松嫂子了。抚松嫂子心地很厚道，可不是一般的厚道呀。她家日子那么艰难，还总是为邻居操心……我在抚松时嫂子帮了我不少忙，可是去年抚松大哥去世，都没能去看看，我算个什么人啊！”

凤淑的母亲又撩起裙摆擦了擦眼泪。

“得到抚松大妹子帮助的，哪光是你们一家呀，和金亨稷先生有来往的人家都麻烦过她。我那老头子去北京的时候，我一直住在她家。她白天黑夜想的都是独立运动，别的从不放在心上。她常说，朝鲜独立后一起到万景台去种庄稼，这就是她的心愿。”

白顺基的母亲也很想念康盘石母亲，眯缝着双眼追忆着往事。两个妇女没完没了地交谈着。

过了好一会儿，金星同志才从客房里出来，穿过院子，走进白乐振的儿子白顺基住的正房的上屋。

白顺基正在四壁都是书的屋子里抱着胳膊踱来踱去。

他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卷发，可是身材却和父亲不同，是个腰身细长、脸色白净的人。

“走远道很累吧。”

白顺基在书桌前坐下，说。

“昨夜已经解乏了。你不上学吗？”

金星同志也坐下来，回答说。白顺基是法政学校的学生。

“这就去。可是你为什么到这吉林来呢？我想了一夜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来……”

他这个似乎是随便提提的问题里面，好象包藏着某种复杂的想法。

“我们读书，不一定非在华成义塾不可啊。虽是初步印象，吉林很叫我喜欢。”

“吉林叫你喜欢？你看错了吧。我也不认为华成义塾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是合适的，不过，吉林也一样。我们都是要投身独立运动的人，可是在这个地方能学到什么呢？这里是一片黑暗。尽管都在挣扎，大喊大叫，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都在走向末日。”

白顺基眼圈苍白地喊叫着。他肯定是陷进了某种苦闷。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动，他走到面向后院的玻璃窗前，忧郁地望着白蜡树那边。

“所以我想离开吉林。”

白顺基望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

“离开这儿？我上吉林来了，你倒说要离开吉林？好象接力赛跑，接过接力棒就跑。哈哈。”

金星同志一笑，白顺基也红着脸笑了。

金星同志认为白顺基也陷进了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容易陷进去的苦闷和烦恼的深渊。

金星同志向白顺基问这问那，想了解他心灵深处想的是什么。这时，在华成义塾分手的朴光植叩了一下门，走了进来。

“哎呀，好久不见！我正要去上学，听说你来了，就跑来了。”

朴光植刚一进屋，就一把握住金星同志的手，激动地摇晃着。

“身体好吗？”

“好，好，我的身体还能不好？”

“看来，你已经进了学校了？”

“我进文光中学才个把星期。哎呀，见到你，真高兴！”

朴光植是个身材高大、颧骨突出的青年，他把书包和帽子放在屋角，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哦，白兄，你没上学吗？”

朴光植这才跟白顺基打了个招呼。

“这就去。近来你父亲的病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各种药都用过，就是不见效，所以他老人家一天到晚发脾气，说是就要做黄泉客了，不能再当独立军了。”

他父亲原是独立军，后来患了骨髓炎躺在病床上。

朴光植用手绢胡乱擦了一阵脸，又笑眯眯地望着金星同志。他鼻梁高高的，耳朵大大的，眼边露出长长的睫毛，谁看了都会认为相貌不凡。

过了一会儿，白顺基首先起身上学去了。

“金星同志，你来得这么快，我真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虽然我知道你在一月中一定会来……。嗜，我来到这里还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争取到几个同志。”

白顺基一走，朴光植就隔着通隔壁房间的隔扇门，说。

“张德顺同志现在怎么样？”

“现在还呆着。要进文光中学倒容易，可我们俩都在一块儿，那怎么行？所以，他现在准备进职业学校。”

朴光植和张德顺都是金星同志从桦甸县华成义塾首先派到吉林来的。金星同志曾和他们约好了在吉林见面，并交给他们任务，要他们先去吉林，一面了解吉林市的情况，一面进学校争取同志。

朴光植谈了半天吉林市的情况。他说，一句话，吉林这个城市是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极为嚣张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到底应该怎样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争取同志，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他说，他到这里来以后，参加过几次学生的集会，每当听到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拳头就痒得慌，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金星同志听罢，微笑着责备他说：“你想用拳头搞革命吗？”

“所以才忍住了。不过，要想在这个吉林搞革命，首先就得压住刚才出去的那个卷头发的白顺基。你看那墙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全是资产阶级哲学，他读了这些玩意儿就带头去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又是学友会会长，所以我们要给学生灌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很困难。我想，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种人压下去。”

“还没有压他，他已经说要离开这儿了。”

“是有这种说法，不过我想，白顺基绝不会到别的地方去。这儿有他父亲，民族主义势力又大，他会上哪儿去？他真的要离开这儿，我可真想用双手给他铺路，请他快走！……”

朴光植说，现在金星同志来了，浑身就有了连山也搬得动的力量。他说晚上再和张德顺一起来，具体地汇报吉林的情况。说罢，就上学去了。

朴光植走后，金星同志在屋里踱来踱去，沉思了一会儿。他还望了望把白顺基赶进烦恼和苦闷之中的满墙的书，他觉得白顺基的精神世界正象那书架一样，根本没有一点能让任何别的东西钻进去的小小的空隙。

“在这复杂的城市里，该从何着手，又如何着手呢？”

金星同志刚踏进吉林，第一步就碰到了这样复杂的现实，这反而使他觉得浑身涌出了一股力量。他走到刚才白顺基站立过的窗前向外边凝望。

明亮的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后院，曾经是那么狂暴的风雪完全停止了，宁静的大气中只有麻雀的叫声在响。金星同志觉得心情非常爽快。

三

早晨的太阳，温暖和煦地照射着廊台，简直不象是严冬的天气。

垂在房檐上的冰凌，也水淋淋地融化了。

房东的女儿凤淑，坐在廊台上的阳光里扮家家玩。

小凤淑独自把盛满细砂的粉盒、瓶盖和雪花膏瓶，往这边挪挪，又往那边挪挪，还不时地歪着脑袋打量这些摆设。

“凤淑，这是什么呀？摆得这么整齐。”

金星同志在廊台上坐下来，问凤淑道。

“锅呗。这是做饭的锅，这是熬汤的锅……”

“这个呢？”

“是饭桌。”

“哈哈，那么，这是筷子，那是调羹……”

金星同志嘴边挂着微笑，被吸引着进入了凤淑的天真的世界。

“叔叔。”

正在专心摆弄小家什的凤淑，忽然想起了什么，连连瞟着房门，紧靠到金星同志身边。看她的神情，好象怕什么，又好象强忍住笑。

“我跟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吧？”

“什么故事？”

金星同志也随着凤淑的表情认真地反问。凤淑摇着小手，用眼睛示意别让屋里的舅舅听见。

金星同志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叔叔！”

凤淑紧紧倚着金星同志，把嘴贴在他耳边，悄声说。

“昨天啊，我家的猫叼着一只老鼠跑进屋来，有这么大……”

凤淑赶紧用两只手比划着老鼠的大小。

“后来呢？”

“我舅舅拿起笔盒就打。那猫把两眼瞪得这么大，猛扑过去。”

凤淑用两只手环成眼镜框子那么大的圆圈贴在眼睛上，小声说。

“啊，咬着了？”

“咬着了，还抓破了皮。……我舅舅哎呀哎呀地喊着，踢开门跑了。”

“哈哈……”

“叔叔，我舅舅真地打不过猫吗？”

“那你就问你舅舅好了，悄悄地……”

“我不跟舅舅说话，他一天到晚骂我丫头丫头的。”

金星同志笑着把她抱在怀里，站了起来。

“凤淑，唱个歌吧。你一个人会不会唱？”

“都忘了，嘻嘻。”

凤淑笑着把手指头含在嘴里，眼圈微微泛红，小脸蛋就象苹果一样。金星同志突然想起了留在家里的弟弟们，英柱的笑眼也这样可爱啊……

金星同志轻轻地拍着凤淑的脸蛋，说：

“那就跟我一起唱吧？”

“嗯。”

“别咬手指头呀。”

“嘻嘻嘻。”